

大雪山巧遇雪中蓮

戲說毛澤東之二十三

● 劉昌博（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愈挫愈勇冷靜克敵

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，太陽快西下了；紅軍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四面環山的平曠窪地，乃決定在此紮營過夜；士兵們忙著埋鍋煮飯。

毛澤東的瘧疾未癒，身子十分虛弱，很吃力地從擔架下來，正要進入營帳休憩。殊不知周圍的山上突然槍聲大作，迴聲震盪、綿密不絕，益添恐怖氣氛。

他拄著拐杖走出營帳探視，但見四圍山腰人影幌動，快速地向營地接近；處此孤立無援的絕地，士兵們飢寒交迫、疲乏不堪，哪有抗禦強敵偷襲的戰力？

「唉！難道我的命運會跟石達開一樣，他兵敗大渡河，我卻要葬身大雪山？我真不甘心哦！」他嘆息後，忽然心頭又想起「三國演義」來，劉備軍師之一的龐統，在落鳳坡死於萬箭之下的故事；遂悲從中來，黯然

神傷地說：「自古東川或西川，都是如此難以征服的嗎？」

毛澤東在性格上跟法國的拿破崙一般，是個心中沒有「難」字的人，他不會輕易認輸，反而以為向大自然挑戰，向頑強的敵人鬥爭，人生樂事一樁。

於是，他的心緒像周遭的雪山般的冷靜下來，睜開他雪亮的眼睛，但見營地裡亂成一團，劉伯承和彭德懷等正忙著指揮年輕的士兵趕緊在雪地上挖坑道，佈防迎敵，準備作孤注一擲的掙扎。因為，他們已被包圍了。

這時，毛澤東銳利的目光發現，四周雪山上的敵人，不像是四川的地方軍閥部隊。更不是蔣介石直屬的中央軍；而是當地土著民族的部眾。他近些日子轉戰黔、滇、康、川等四省山岳地區，對各地的土著民族向來有好感，男人憨厚誠樸，女性熱情又痴情，印象深刻，惦念難忘。

於是，毛澤東斷然下令：當對方的意向

未明前，紅軍只可保持警戒，切忌輕啓戰端，冒失開火。當兩軍在寒風怒號，積雪沒脛的雪山上僵持著，稀薄的冷空氣更令人窒息，緊張的氣氛叫人瑟縮不安。這種不戰不退的態勢，再僵持下去，有些紅軍士兵快凍僵了手腳，支撐不下去了。

這時，遠處的槍聲又綿密響起，山谷內迴聲蕩漾；天色快暗了，戰地的情況混沌而沉悶，有些不耐煩起來。惟有毛澤東在此冰雪地裡，冷靜而沉著，酷似一座屹立不搖的冰山。他勸大家鎮靜一點，情況就要明朗了。

果不出所料，對面山腰間，突然出現兩名土著青年戰士的身影，他倆沒有佩帶軍械，高舉雙手快速地向紅軍陣地跑過來。當然這是一種善意的表達，紅軍也給予善意的回應，熱忱地接待他們。

雪地姊弟絕處逢生

他倆被帶到營帳外，哪位年齡較大的青

年喘著氣向紅軍訴求說：「我們兄弟二人，原是大、小金川地區番族酋長的正統繼承人，爲了領導權，遭到叛將的追殺；如今情況緊急，倘若叛兵追殺過來，紅軍將遭受魚池之殃。你們如能及時救援，擊退叛兵；則忠於我們兄弟的族人，必樂於協助紅軍翻越大雪山。」

「叛軍因何而叛？叛將是誰？人槍若干？……」朱德對番人兄弟的訴求，提出連珠砲般的問話。顯然有不願及時相救之意。

「忠於我們兄弟的戰士，正在前山隘口浴血扼守；叛軍爲何而叛？等擊退叛兵，自會詳細報告。如果紅軍袖手旁觀，見死不救！算我們兄弟瞎了眼，白跑了一趟。」那位當姐姐的番女，仰天長嘆了一聲說：「其實救人也是救己，叛將與川西軍閥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勾結一起；大、小金川落入叛將之手，我保證紅軍插翅也飛不過大雪山！」

在前山的槍砲聲像年節時的鞭炮般的密集震響，可以想像前山隘口的戰鬥在激烈進行；而紅軍將領朱德與彭德懷尚在猶豫，因爲他們不願以疲憊的紅軍，去捲入當地番人的內爭。

「姐姐！我們快走吧！」那位年約十五、六歲的弟弟插嘴說：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原以爲紅軍是替天行道的仁義之師，如今看來只是一群窩囊的膽小鬼！」

「人家不願相救，今後我們兄弟朝哪裡

走呢？」她說罷！幾顆淚珠從眼角滾了出來，和四周的積雪相映，分外晶瑩剔透。

「姐姐！你就別傷心了，在鐵石心腸的膽小鬼面前，你的眼淚也激不起他們的良知和勇氣。」這位弟弟此時壯懷激烈地說：「我回去協助族人斷後死守山隘，妳帶領其餘族人繞道黑水、馬爾康兩縣投奔盤據松潘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，他是北大高材生，我想應該比毛澤東這個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強多了！」

這位義憤填膺，懷著孤臣孽子心情的弟弟，拉著其姐姐的手，氣呼呼地回頭就走人，且還恨恨地說：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爺處；如果，張國燾能幫助我們光復父祖基業，我們必率大、小金川全體族人歸服他。」

他們兄弟二人的氣話，毛澤東佇立於不遠的營帳前，一字一句都聽得十分清楚，有幾句尖酸嘲諷的話，雖刺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但他並不以爲忤，反而欽佩他兩兄弟的勇氣和志氣；另一方面不願他倆前往投奔張國燾。

尤其那位姐姐，高軀體態，清秀模樣，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廣寒仙子。而其弟弟結實健壯、膽識過人，恰似不畏猛虎的初生之犢。毛澤東萬萬沒有想到，在此雪山荒嶺竟有這般出類拔萃的人物，憐愛之心油然而生；看見他倆黯然離去的身影，十分不忍。

「這位姑娘和小弟！請留步！」毛澤東揚聲高呼：「你們的請求，紅軍全都答應！」

救人救己妙手回春

於是，這對前來搬救兵的姐弟，驚喜轉身趨前向毛澤東致謝；那位姑娘破涕而笑的嬌容，宛如含苞帶露的春花。

於是，毛澤東下令紅軍前往救援；朱德急派一個機槍連及兩個步兵連，由這對姐弟帶路馳往前山隘口增援反攻。番人叛將的烏合之眾，哪是紅軍勁旅的對手，不到半小時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不死即傷，只有少數落荒逃之夭夭。

他倆姐弟賴紅軍之助，逃過叛將的追殺；乃率領番人部眾二百多人駐防於紅軍營地外圍。見到紅軍糧食不足，呈半飢餓狀態；即把攜帶的玉米、小米、地瓜及蕃薯獻出，熬煮濃粥分食，並以臘肉及辣蘿蔔等鹽菜佐餐。紅軍在此高山雪地，吃到這些美食，莫不大快朵頤，好不開心。都認爲毛澤東同志下令救助番人姐弟，是扶弱除奸的義舉。

大雪山早晚溫差甚大，常在攝氏零下五度以下，紅軍官兵不耐酷寒，染感冒或高山病者很多；於是，他倆姐弟令番兵燒煮薑茶一桶又一桶分送飲用，既解渴、驅寒、消毒又滋補。因爲，這些番人薑茶，是用雪山老薑，拌和田七、當歸、甘草及辣椒等熬煮，喝在口中仿似川菜的「酸辣湯」。喝罷薑茶的人，莫不血脈暢通，渾身的毛孔冒出熱汗，祛除寒濕，再也不怕冷了；有些輕度感冒的人，竟不藥而癒。

這時的毛澤東除了「瘡疾」復發。又染患了高山病，他的老毛病「便秘」又發了。已有六、七天大便不通，宿便不下，症狀是眩暈、頭痛、噁心、嘔吐、腹部膨脹、好生難受。

隨軍醫生姬鵬飛、尼爾生二人，束手無策，紅軍全體官兵都為他的「便秘」問題傷腦筋。殊不知，他倆兄弟爬攀雪峰峭崖，採集了幾味草藥，經過一番滌洗，攪伴及熬煮後，端給毛澤東喝下；只喝下了兩碗，就出現了奇蹟，他居然大便暢通了。

此一訊息，傳開出去，紅軍全體官兵都高聲歡呼起來；彷彿打了一次決定性的大勝仗。

他姐弟二人的腰間，各懸了兩只羊角袋子。毛澤東詢是作何用途？他倆答說：都是番族必備的藥袋，一個是裝的傷科藥粉，另一個盛的是專治疑難症的解毒靈藥。後者藥性猛烈，如對症下藥，一藥即癒；否則便會出岔子，有後遺症；故此藥專治有緣人。

毛澤東一向從事「造反」的革命工作，在刀口上舔血，生活作息難以正常；兼之，他嘴饞好色，沒有節制，故而身上的一「痼疾」甚多，從未根治過。這次，他在人跡罕至的大雪山頂，巧遇這位清秀飄逸，孤標出塵的番族少女，自認是一種緣份，自信彼此是「有緣人」。

藥丸下肚神清氣爽

天性具有挑戰性及冒險性向的毛澤東，堅持請求要服用此藥性猛烈的解毒藥丸。這位番族少女拗不過他的苦求，只好先試服半粒，詎料他服食後，昏睡了大半天，渾身洩了許多熱汗，居然神清氣爽、舒泰多了。

從此，紅軍官兵視這兩百多番兵如同「自家人」。

從此，毛澤東視此兩姐弟如同「金童玉女」，上天派來的「有緣人」。向來花心又見異思遷的他，在心裡認為我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中，以番人的少女最美慧可愛；一見了她，就忘了大雪山的寒冷與荒涼。

番人又稱番族人，古代時曾在今日西藏建國，名叫土番；在唐朝時兼併西北諸羌，雄霸如今康藏地區。唐太宗為了安撫吐番王棄宗弄瓊，於貞觀十五年（公元六四一年）將美慧的文成公主遠嫁「和番」。如今川、康、滇邊區的番人，悉是從西藏遷徙來的；番人的美慧女子，常誇稱自己是文成公主的後裔。

在四川西北的松潘及大、小金川一帶，散居了上百萬計的番人。他們的語言服飾，均與藏人相同，是喇嘛教虔誠信徒。

番人衣服多為絨布製成，全覆身體，以寬邊大帶繫腰；右肩則泰半露在外面，冬天也有穿著各種皮毛的。經常短褲高靴，頭戴捲邊的帽子，將長髮束於帽內，倘遇重大慶典，則戴灰色絨帽。

他們驍勇善戰，出外時，人不離槍，腰

間懸一柄短刀，另佩有護身符及一枚打火石，並攜一木碗作餐具；爬山所用的繩索錘釘，隨身繫藏。故而，他們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是一致的，頗有武士風範，具有單獨作戰的裝備和勇氣。這些川省的番兵，於兩百年前為平定台灣林爽文之亂，曾建樹了煊赫的戰功。

屯練制度寓兵於農

那是清乾隆五十年（公元一七八六年），台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糾合會眾從彰化起義，抗清復明，且有鳳山莊大田響應，聲勢浩大，如火燎原，遍及全台。

清廷先後派大軍進剿，無功而返。翌年八月改任陝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為大將軍，率領四川松潘鎮總兵穆克登阿及四川大、小金川戰將鄧輝、張芝元隨同大軍赴台平亂。因鄧、張二將在松潘地區訓練了一支以番人為主力的屯練兵，人數約二千人。這一年十二月初五日，林爽文率眾一萬六千人，退守台灣中部集集埔，此地面臨大溪，後通阿里山番地隘口，形勢險要。林在山溪的高岸疊石為堡，斷木塞道；清兵累攻不下，戰事膠著僵持。

幸賴四川將軍穆克登阿、鄧輝和張芝元三人率領的松潘番人屯練兵二千人，繞道山後從險峻山崖，攀藤附葛，出奇仰攻，趁虛直驅大營，生俘林爽文全家人。此一擾攘了三年的叛亂，終在四川松潘屯練兵奮戰下平

定。

亂事既平，福安康以台灣孤懸海隅，凡有叛亂即需渡海征討，每多不便。於是他向乾隆皇帝上善後策十六事：「……請援四川屯練之制，設置屯丁……。」此後有清一代的台灣軍備，皆採用四川的屯練制度，寓兵於農；這也是台灣以後未再發生大動亂的主因。

松潘及大、小金川的番兵，於國家於台灣的貢獻，可見一斑。

番人的財產用牲畜計算，婚嫁聘禮都是用牛羊；平日食肉，飲乳酪。富豪人家姬妾成群，貧窮者有兄弟數人共娶一妻。人死後或埋於土中，或拋沉河谷，或曝尸山頂任由鷲鷹啄食。在戶外多懸有祈禱的旗幟，迎風招展，這是篤信喇嘛教番人的標誌。

神秘女子醫術高明

番人婦女不愛清潔，普通人家婦女看來髒兮兮，袖子及胸前的肉食油漬，常年不洗，反認光亮的油漬是豐衣足食的象徵。男女均不常洗澡，以為洗澡會傷了「元氣」。她們喜歡唱歌，擅跳步法單調的西藏舞。

她們頭上常戴黑色帽子，或包紮頭巾；身上配件有銀耳環及手釧等飾物，視豹皮為最珍貴的禮品。

這位遭受叛將追殺的姑娘，當然染有一般番人婦女的習性，不太愛清潔，嗜吃肉食，辣味及鹽漬菜。這些習性和嗜好。恰與毛

澤東吻合，氣味相投，以致毛對她有親切感，每次藉故搭訕，她都用冷漠的神態回應。

「請問姑娘的芳名甚麼？」毛澤東和藹的問。

「名字只是一個人的符號而已！男人叫張三李四，女子名叫春桃秋燕，胡亂取來叫去！都沒啥意義，何必要去記它？」她冷峻的辯說。

「姑娘！您好像有心事哦！不妨說出來，大家也好跟妳分憂！」毛想追根究柢。

「我的心事已叫我夠傷心了，何苦要害人陪我傷心？」她故意把話岔開說：「事多傷身，話多傷神！你該服藥了！」她把藥丸取出給他服食後，即飄然離去，臉上堆滿冰霜，沒有一絲笑意。

「唉！傷心人別具懷抱，仇恨正在啃噬她的身心！」毛澤東望著她的背影嘆息。

這位姑娘年紀輕輕，醫術十分高明，從朝到晚忙著為紅軍傷患診療，只用採自山野的藥草及其自行炮製的藥丸，即治療了許多疑難雜症。但她在治療過程中，不苟言笑，常用點頭或搖頭來表示意見；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神秘感覺。

毛澤東一向自詡為情場高手，但對這位艷如初春嬌花，冷若嚴冬冰山的神秘少女，束手無策、一籌莫展。但他不死心，像其從事革命一般，不怕刀山火海，斷頭流血，都要勇往直前闖過去，不達目的，誓不罷休。苦心人天不負，經他多次的探詢，終在其番

族人的口中，得知她倆姐弟的身世，真是一對肩負血海深仇的人間苦命孤雛哦！

姐弟身負血海深仇

他倆姐弟的遠祖穆喀丹，原是清代四川松潘鎮兵穆克登阿麾下勇將，隨軍前往台灣討伐林爽文之亂，立下戰功，回鄉後受命鎮守大金川地區管理番、羌、夷、漢居民。世代相襲，其後代即成為當地各部族首領。

他倆的父親巴登善，天資穎慧，宅心仁厚，世襲首領後，發現轄區頻遭瘟疫侵襲，人畜死亡慘重，遂醉心習醫，乃將軍務交部將圖達渾處理，因他是個「馬屁精」。

巴登善先拜漢醫為師，頗有造詣，仍不自滿，旋遠赴西藏拉薩拜喇嘛為師，學習藏醫，藏醫的特色不但精究藥學，臨床診病除「望、聞、問、切」外；於選藥，處方及用藥還重視天文（時令、氣溫）、數學（品質、分量），似較漢醫科學。他貫通漢、藏醫術，學成回鄉，著手成春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仁心仁術，頓成族人擁戴的神醫。從此，他認為良醫勝於良相，以華佗、扁鵲自期。

可是，他委交處理軍務的部將圖達渾，嗜到權力的滋味，飛揚跋扈，培植私人黨羽，起了篡謀野心。十年前，轄區內發生霍亂瘟疫，巴登善帶領醫事人員爬山涉水，忙於給族人治病，竟在山路上遭到圖達渾所派爪牙狙殺。

此後，他即篡登首領大位，剷除異己，

施行恐怖政策。因他個子高大，有一個明顯的長下巴，外貌頗忠厚，內心卻險詐；故族人給他的評語是：「貌似劉備、奸如曹操、庸似袁紹、福如孫權」。他好高騖遠，熱愛交遊，用重禮結納川、康邊境軍閥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為靠山；對內則用重刑鎮壓族人的反抗。

巴登善的遺孀葛爾珍，秀美多姿，育有子女各一人，長女葛喀秀年七歲，子桑布托年僅五歲。她就心子女遭到叛將圖達渾殺害，送往拉薩託喇嘛照顧兼習醫術；自己則留在家鄉生活於淫威之下，爲了子女長大成人而委屈求全。

彈指間十年過去了，長女葛喀秀，芳齡已十七歲，秀美多姿亦如其母，論醫術可比其父；其子桑布托，年已十五歲，體型健壯，馬術槍法嫺熟，有乃祖穆穆丹風範。他兄弟二人從拉薩潛回家鄉，於大雪山麓集結忠貞族人，建立反抗暴政爲父親及族人報仇的根據地。

叛將圖達渾爲搜捕反抗份子，嚴刑逼供，慘遭殺害的族人多到一千七百餘人；陷身牢獄者屈指難計。葛爾珍不願招供子女藏匿地址，也慘死獄中。不久前，圖達渾偵知反抗軍集結營地，爲斬草除根，派大軍追殺，幸賴紅軍及時相救；葛喀秀與桑布托兄弟才逃過一劫。

葛喀秀身負血海深仇，家恨族讎未報，族人的沉冤未雪，試想她的心情如此沉痛，

粉臉上怎能展露笑容？

昔日明末的吳三桂「冲冠一怒爲紅顏」；如今的毛澤東秉賦有浪漫詩人的氣質，燃起了「興滅繼絕」的壯懷，決心要給葛喀秀復仇。他的冲冠一怒只爲要看她桃花面上的「笑顏」。美人一笑百媚俱生，古代商紂王，祇爲了要看愛妃妲己一笑，不惜「舉烽火，戲諸侯」，亡國也不在乎！

葛喀秀心不旁騖地爲紅軍官兵治病，一日她爲一位瘦巴巴的女戰士療病，發現她渾身傷痕累累，給她先敷麻醉藥劑，再開刀取出細碎彈片，使她減輕了痛苦。後來才曉得這位女戰士即是毛澤東的愛人同志——賀子珍。爲了感激治好了身上的創傷，爲了欽佩其不理會毛的多方追求；於是賀子珍主動提出與葛喀秀結拜爲「乾姊妹」，並答應每日教導她如何使用雙槍神射的絕技，另抽調紅軍神槍手訓練番人士兵百步穿楊的槍法。名師指點，進步神速。

一日清晨，葛喀秀兄弟接獲緊急密報；叛將圖達渾用重金賄請川、康軍閥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等分率勁旅將於三日內抵達叛軍大本營——金川會合，然後合力殲剿葛喀秀兄弟的反抗軍及毛澤東的紅軍。

由於，情況緊急，事關紅軍及葛喀秀兄弟反抗軍的命運，急找有關人員會商，獲悉叛將營地在金川城堡內，位於大金川左岸，背山面河，形勢險要，實易守難攻之地，與紅軍相距約三百五十華里之遙。

毛澤東研判，認爲紅軍不能坐以待斃，俟叛將與川、康地方軍閥大軍會合後，論人數逾紅軍十倍以上；何況蔣介石所派的薛岳，周渾延兩個追剿軍又尾隨於後，形勢不利於紅軍，不言可喻。倘猶豫不決，必葬身於大雪山麓，爲後人所恥笑。

此時，一向沉默寡言的番族姑娘葛喀秀突然挺身發言說：「當醫師的遇重病下猛藥，當帝王的逢亂世用重典，當統帥的處絕境出奇兵。我建議惟有先發制人，奇襲叛將的老巢，才可轉危爲安……。」

她的話尚未講完，毛澤東忍不住搶先鼓掌贊同，其他與會將領也爲其真知灼見折服。坐在她身旁的賀子珍更是欽佩莫名，按耐不住好奇心發問：「姑娘！想不到你不但精習醫術，而且熟讀兵法，了不起，算我今天開了眼界，妳真是個天生的女軍師嘛！請問妳是讀的哪部兵法？」

賀子珍的話甫說完，與會的人都附和毛澤東給葛喀秀鼓掌，沖淡了會場原先的緊張肅殺氣氛。

拂曉攻擊出奇制勝

「大家過獎了！」葛喀秀紅著粉臉說：「我壓根兒沒讀過兵法，剛才說的哪幾句話，是我年節趕廟會時，看到戲台上扮演軍師爺的，無論是孫臏、張良、諸葛亮與劉伯溫，他們都唱過這幾句台詞……。」她甫說到這裡，會場哄然掀起笑聲。

笑歸笑，但大家仍然採納了她的建議；兵貴神速，出奇制勝，先派出三個特遣縱隊，各以年輕矯健士兵組成，只攜帶輕型武器及乾糧，由葛喀秀兄弟的番兵作前導，突襲金川，必須於翌日拂曉展開攻堅行動。

金川在三百五十華里之外，為要於次日晨趕到，非以急行軍方式不可。第一縱隊於一小時內出發，急行五十華里就地掩護休息，俟後出發的第二縱隊趕到時再行挺進；第三縱隊追上時，第二縱隊再行趕路；如此接力快速推進，各隊皆有就地喘息時間。另派三個特遣縱隊，採上述急行軍方式，分別速往西康及川西途中攔阻劉文輝、鄧錫侯及田頌堯等向金川增援的大軍。

向金川突襲的三個縱隊，為了答謝葛喀秀兄弟贈糧相助，義診治病，都樂於助戰，不辭翻山越嶺，涉水渡河，果於凌晨抵達金川城下，由林彪指揮突擊健兒向金川正面展開雷霆萬鈞的攻擊；另由葛喀秀兄弟率領的番兵，從金川後山攀峭崖、越城牆、摸進城堡內攻擊叛將圖達渾的指揮部。一時城堡內外砲聲隆隆，驚天動地，鐵血交迸，硝煙瀰漫；尤其葛喀秀兄弟為了報復家仇族恨及血海深讎，率領槍法精進的番兵奮勇攻入叛將的指揮部，所向披靡，恍如神兵天降。

當時，叛將圖達渾正摟著嬌妻艷妾裸睡床上，忽被砲聲驚醒，來不及穿衣服，即遭葛喀秀兄弟的番兵俘獲。由於突擊與夾擊戰術運用成功，不到兩小時便把金川攻下，叛

軍除了投降與被俘外，其餘非死即傷，紅軍大獲全勝。

西康軍閥劉文輝的增援部隊，僅抵達丹巴的途中，即遭到彭德懷率部攔阻；且向劉文輝喊話說：「金川叛將圖達渾已被殲滅，倘不退兵，紅軍即攻擊你們的後方重鎮康定與西昌。」劉部擔心老巢不保，急速撤回防地。

川西軍閥鄧錫侯與田頌堯的援軍，被紅軍劉伯承、鄧小平率部攔阻於小金川境內；當他們得知金川盟友圖達渾慘敗被俘，惟恐後防有失，相繼撤軍離去。

葛喀秀兄弟賴紅軍之助，光復了父祖的基業，推翻了圖達渾的暴政，受到番族父老英雄式的歡迎與擁戴，比喻為「公主、王子復仇、復國」的壯舉。當他們把叛將押往其父祖墓前，砍下圖達渾腦袋祭奠時，四周圍觀的成千上萬族人，先是感動得熱淚盈眶，繼而歡聲雷動震響山谷。

風流人無緣親芳澤

毛澤東率領紅軍主力進駐金川時，番族父老夾道歡迎；但他內心惦念的番族公主葛喀秀，芳蹤杳然。因她不願分享其「乾姐」賀子珍的感情生活；再者她要遵照母親臨終遺言，扶助幼弟繼承番族酋長職位；另一方面她欲繼承父志，以其所學醫術為族人服務。因她已從賀子珍口中，得知毛澤東有玩弄女性情感的劣根性，故而有意迴避毛澤東的感

情糾纏。但她仍囑咐其弟桑布托及族人，應儘量給予紅軍適當協助；據說她藉故上山採藥去了。

毛澤東向來自詡風流倜儻，才情並茂，在情場上無往而不利；如今卻栽在一個番族女子手裡。自古多情空餘恨，多情的人用情不專、到處留情，無異是濫情與薄倖，這和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的浪蕩子何殊？

從此，毛澤東似乎有些領悟，世間驚才絕艷的女子甚多；但並不是個個都弄得到手，也不是個個都會愛上他。因為，他在感情上並非一個完美的人哦！

毛澤東雖有遺憾，沒有機會一親葛喀秀的「芳澤」；但是，紅軍在大、小金川地區卻得到她諸多的協助。

紅軍越過了大雪山，奇襲金川後，向東北挺進，攻佔了當時四川最西邊的懋功；是番人與羌人聚居地區。

懋功地跨大雪山脈與邛崃山脈之間，地勢險峻。大金川自理番南流，經流於縣境內的西邊；小金川源出於北面、縱貫中部，折而西南流，注入大金川，再南流即入西康境內。

懋功盛產藥材，最著名的有虫草、貝母、甘草、麝香、當歸、柴胡、麻黃、赤芍、泡參、升麻、木香等。番人姑娘葛喀秀、治癒毛澤東諸多宿疾的藥丸，就是採集上述名貴藥材，用祖傳秘方炮製而成。至於，農產品方面，雪梨、花椒及瓜子，也頗有名。

老實說，紅軍爬越大雪山，前半段得到祝爾家支黑夷頭人木札克眉母女網開一面，借道放行。尤其後半段的艱苦行程，要不是有番族葛略秀弟弟率領族人伸出援手；紅軍的婦女、兒童及傷患，會有更多的人死亡。因為大雪山山頂，天氣太冷，空氣稀薄，有些人凍死，有些人根本喘不過氣來；當時毛澤東的宿疾復發，林彪在山頂幾度暈眩過去，周恩來患了重感冒，彭德懷和劉伯承走路十分吃力。幸而，番人熬煮的薑茶，番族姑娘葛略秀的精湛醫術與神奇藥丸，把他們從死亡邊緣拯救了回來。

在懋功、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了！毛為表示對這次會師的重視，特命士兵在通往懋功的一條道路旁，搭起了司令台，樹起了旗幟和歡迎標語。天不作美，會師那天雲層低壓，忽而下起傾盆大雨來，把毛澤東淋成了落湯雞；但仍不見這位貴賓——張國燾到來。排站在毛後邊的紅一方面軍將領朱德、彭德懷、劉伯承等得有些不耐煩，在內心滋生了另一股潮流——怨恨、猜忌、敵意。

明爭暗鬥互有敵意

張國燾何許人也！當時他三十八歲，比毛小四歲；江西萍鄉人，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。一九一六年考進北京大學，追隨李大鈞、陳獨秀搞左派學運；一九一九年他才二十二歲，在北大領導五四運動，擔任北京學生

聯合會主席，鋒銳畢露。可是當時的毛澤東，祇是北大圖書館一名默默無聞的助理員而已。

一九二一年七月，他是中共創黨的十二人之一，先後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及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等職。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，三年後回國，到鄂、豫、皖邊區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；指揮紅四方面軍。

一九三二年，張國燾在鄂、豫、皖邊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，遭到蔣介石的重兵「圍剿」，被迫撤離，經過千辛萬苦、浴血奮戰，歷時兩個多月，行程三千多里，才在川、陝邊區建立根據地。當時，他下轄五個軍，十四個師，四十一個團，一共擁有八萬多兵力；李先念是他麾下第三十軍的政委。因紅四方面軍由於不是「中央紅軍」，

僅是中共紅軍中的「地方部隊」；所以未受到國民黨統帥部的特別重視，因而蔣介石沒有派出大軍認真圍剿，才能保持比較完整的實力。

當時，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，越過川、康邊境的大雪山，佔領川北的重鎮懋功時，全軍剩下不到二萬人，而且所有的大砲都丟光了，輕重機槍所剩無幾，又幾乎都是空筒子，每枝步槍平均約五顆子彈；裝備既差、衣服又破破爛爛。往日中共紅軍的模範部隊——擎天巨人，而今全身的肉都掉光了

，只剩下一副光骨頭。

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官兵從上至下，對毛澤東率領的「中央紅軍」——紅一方面軍，無異殘兵敗將，都有點看不起。因此，張國燾萌生了問鼎「中央」的野心；他自視無倫學問，資格或經歷都優於毛澤東。這種「優越的傲慢」油然而生，他故意拖延半小時與毛會師，讓毛在大雨滂沱中苦等。

毛澤東站在大雨中望眼欲穿地等待著，一忽兒一支有三十名隨行人員的馬隊飛馳而來；他們的馬匹健壯，衣著整齊，裝備精良，和毛澤東這邊的破爛裝備比較起來，他們的隱蔽式生活好像是在度假。

「他媽的！好健壯的馬隊！」朱德信口讚賞說。

「不要羨慕哪些馬？」毛澤東掉頭對朱德說：「咱們的部下在長征途中，不是吃過很多這樣的馬肉嗎？」

張國燾在三十名隨從的陪伴下騎馬而來，然後由隨從簇扶下馬，慢條斯理的就像演員登台演出一樣，大搖大擺的目無餘子。毛澤東和朱德等跑上前去迎接他，他卻站在原地等著，甚至沒有往前走半步。

瑜亮情節話不投機

情形就是這樣，他站在原地等候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鄧小平等趨前擁抱握手，派頭是夠大的。當時，可以肯定的說：毛澤東和張國燾兩軍的會師，彼此都對對方的部

隊不放心，存有疑慮。

當天晚上，毛、張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共餐。席間，張有意介紹紅四方面軍的情況，來誇耀其軍力的強大壯盛。但毛卻沒有興趣聽張的介紹，反而故意岔開話題說：「我自己是一個喜歡吃辣椒的人，喜歡吃辣椒的人與喜歡革命是有關聯的。」

「列寧和史達林都不喜歡吃辣椒，但他們都喜歡革命！」

張國燾可能並不喜歡吃辣椒，故而反駁說：「我看吃辣椒與革命沒有關聯？」

毛、張二人在會師的晚宴上，爲了吃辣椒與革命有否關聯問題，話不投機，氣氛融洽不起來。

兩邊的隨行人員各自喝了幾杯悶酒，藉口天雨路滑，各自及早回營休息。

如果說這是「長征」中的最低潮的話，卻有其原因。兩支部隊企圖「會師」後融合在一起，因各有自己的特點，經歷和目的；最重要是各有私心。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統率軍隊，而且誰也不願意喪失對自己軍隊的控制權。

由於毛、張兩人性格的衝突，慣常的驕縱，意見的分歧，路線的爭執；加上一山難容二虎的「瑜亮情節」。毛澤東和張國燾兩軍終於在「兩河口」及「毛兒蓋」會議上爆發了激烈衝突，毛澤東要不是機警溜跑得快，幾乎喪生於自家人的槍口下。（未完待續）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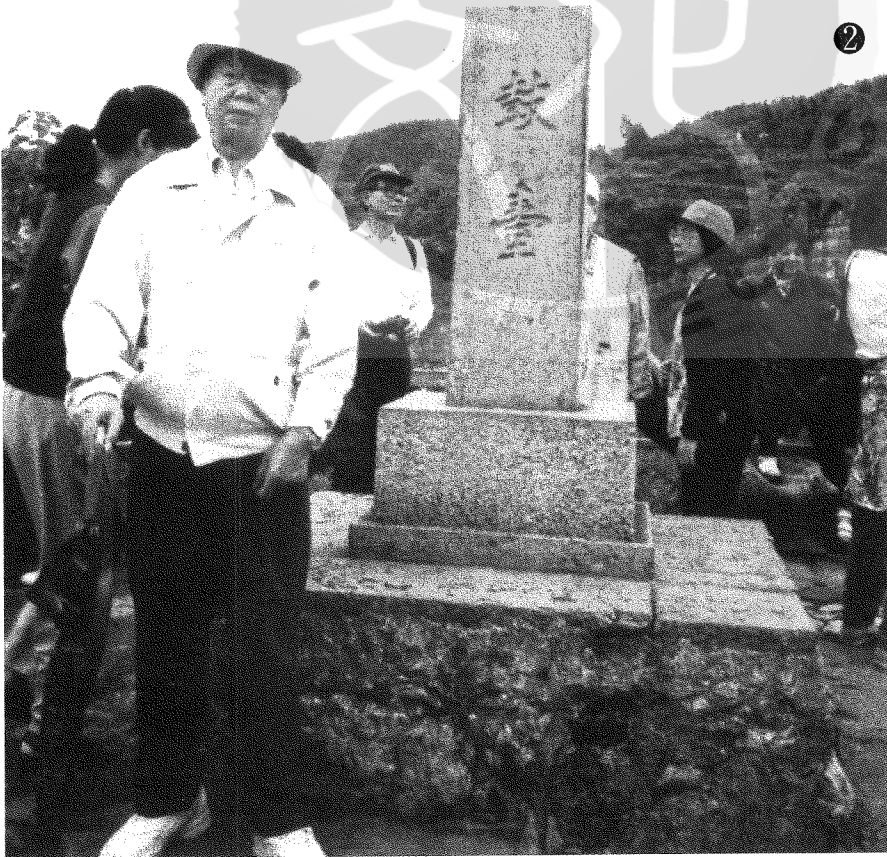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願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



劉昌博「戲說毛澤東」插圖（文見一四五頁）
① 作者劉昌博（左）早年與女星甄珍（右）合影。
② 作者劉昌博近訪大陸在長江北岸的張飛擂鼓台留影。





①毛澤東（左）視察中共海軍時留影。
②毛澤東利用閒暇時間打乒乓球。



① 作者劉昌博（左）早年與女星丁皓（中）、記者續伯雄（右）合影。
② 毛澤東在辦公室批閱公文。



①



②



①毛澤東（左二）登山時與民眾閒談。
②喜愛爬山的毛澤東。